

语用文体学 etic Stylistics

[英] Elizabeth Black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Pragmatic Stylistics

语用文体学

[英] Elizabeth Black

宋成方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文体学 = Pragmatic Stylistics: 英文/[英] 布莱克 (Black, E.) 著. 宋成方导读.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5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7774-6

I. ①语… II. ①布… III. ①语用学—文体论—英文 IV. ①H03②H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941 号

Pragmatic Stylistics by Elizabeth Black

www. eup. ed. ac. uk

© Elizabeth Black, 2006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2 George Square, Edinburgh

For Sale in China Only.

语用文体学

Pragmatic Stylistics

著 者: [英]Elizabeth Black

导 读: 宋成方

责任编辑: 武传霞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8.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7774-6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8-2073

定 价: 29.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旭	文秋芳	方梅	石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齐振海	江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阳	张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军
郭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敏 张洪明 徐杰

总策划 郭力

总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语用文体学》导读

宋成方

一、文体学、语用学和语用文体学

从构词上讲，“文体学”（stylistics）由“文体”（style）引申而来；Wales (2001) 以此为基础，把文体学定义为对文体的研究（the study of style）。这个内涵式的定义看似简单明了，实际上却是模糊和空洞的，因为文体或者风格作为一个术语，其本身就难以捉摸。虽然目前不同版本的语言学辞典、文体学辞典，不同的文体学著作都尝试着给文体学下一个明确并且能够概括文体学最新发展的定义（如 Jeffries & McIntyre 2010: 1），但是他们的努力在很多情况下却是徒劳的，因为不同的学者在使用“文体学”这一术语时表达的内容往往并不相同。Black 在本书中使用的是“文体学”最为经典的定义，指利用某种语言学模式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描写和解读的研究。

在这一定义中，“语言学模式”就像是一个函数等式中的变量，它以最为直接的方式给予了在文体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分支合法的地位，比如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定义了形式主义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定义了功能主义文体学，话语语言学模式定义了话语文体学，认知语言学模式定义了认知文体学，多模态话语分析定义了多模态文体学，等等。虽然有人会对语用学是属于普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语言学模式持不同的看法，但是语用文体学作为文体学的一个分支实际上与上述各个分支同理可推。

语用学，简单地说，是研究语言应用的（姜望琪 2003: 1）。美国逻辑学家 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37 年自造了英语词“pragmatics”，牛津哲学家 John Langshaw Austin 1955 年正式提出第一个语用学理

论——言语行为理论。迄今为止，语用学家已经提出了诸多理论来揭示使用语言的规律和解释意会如何大于言传的，经典的理论除了言语行为理论之外，还包括 Paul Grice 的合作原则理论（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以及以其为基础的会话含义理论（the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Geoffrey Leech 的礼貌原则（the Politeness Principle），以及 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 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等。语用文体学，概而言之，就是研究如何把语用学的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和阐释的文体学分支（当然，这些分析和阐释也可以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反馈）。

从申丹（2000）对文体学百年发展的综述可以看出，每个新的文体学分支基本上都起源于文体学界对当时主流或者新生语言学模式的借用。上文已经提到，语用学第一个成熟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于 1955 年，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文体学刚刚起步，该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中得到应用。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文体学的兴起（当时的主流是形式主义文体学），言语行为理论开始在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应用，如 Ohmann (1971)；只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或许由于语用学理论自身的薄弱只是零散分布的。随着 Paul Grice 的合作原则以及 Geoffrey Leech 礼貌原则的提出，语用学理论得到丰富和扩展，语用文体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这些理论被看做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相应的研究也被看做是话语文体学的一部分（参考申丹 2000：25-26, 2008：349）。自 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 提出关联理论以来，语用文体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Poetics an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简称为 PALA）的会刊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在 1996 年第 3 期专门对如何应用关联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进行了讨论。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年，语用文体学引起了研究者们更多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的年度会议和国际语用学大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经常举办语用文体学的特别兴趣小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或者工作坊（workshop），前者如 2012 年在马耳他大学（University of Malta）和 2013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举办的年度会议，后者如 2011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举办的第 12 次会议；另外，文体学界另外一本有影响的杂志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在 2012 年

第2期也出版专刊讨论“文学作品解读中的推理和蕴含意义”(inference and implicature in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虽然目前发表的语用文体学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大多以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论文集论文的形式出现，Black的《语用文体学》(*Pragmatic Stylistics*)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一本专著。至于国内的语用文体学研究，申丹在对西方文体学的新发展进行介绍时，曾经指出“语用文体学在国内的发展依然十分有限，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对戏剧人物对话的分析”(申丹2008:350)；这一评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中肯。通过在“中国知网”以“语用文体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我们发现截止到2013年8月19日，只有39条记录；其中发表在期刊或者集刊上的研究论文为14篇，剩下的25条记录中3篇为博士论文，其他为硕士论文和一些会讯或者会议报道。而在这些期刊、集刊论文和博士论文中，绝大部分以分析小说中的对话或者戏剧这些与我们日常语言使用比较类似的语言现象为主，如赵朝珠(2001)从语用视角分析英语小说对白的文体学内涵，左进(2010)则以分析戏剧文本为目标。文学文本有各种体裁，即使是小说文本，也有很多除了对话之外的内容值得探讨和分析。Black的专著，如上文所述，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对于扩展和加深国内语用文体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是一本研究性学术专著，它要求读者对语用学和文体学，特别是小说文体学，要有基本的了解；因而这本书不太适合作为文体学入门的读物，我们推荐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文体学研究者阅读此书。

二、内容简介

在《语用文体学》这本书中，Black不仅总结了经典的语用学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关联理论在小说阐释中的重要作用，还对隐喻、反讽、戏仿以及象征等修辞手法从语用学角度进行了解读，更创造性地把关联理论中的回声话语和Bakhtin的多声理论(heteroglossia)联系起来，对小说文体中的叙述声音的复合及其文体效果进行了分析。该书出版后，Gavins(2007)和Jobert(2008)分别对其进行了评述和推介，李昌标(2011)也以介评的方式向中国读者进行了推荐；他们也一致认为这是一本值

得一读的研究性学术著作。

第一章 语用学和文体学

本章首先探讨了语用学和文体学交叉的可能性。Black 指出语用学把非语法和语义的因素考虑进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而文学作品的读者作为一个解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稳定的意义世界，因而语用学的理论很自然地可以被应用到文体学分析之中。本章的论述是以“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之间的区分为基础的。Black 认为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没有区别，文学文本本身是自足的（self-contained）；但是文学话语与其他类型的话语却有所不同，因为它的语境是一个话语世界，它的语境是动态的，是话语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本章的 1.4 节在这一动态话语语境观的指导下讨论了指示语（包括人称代词、冠词、时态）在文学话语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它们在口头话语中所具有的作用，指出它们能够确立叙事的时空维度，能够帮助读者确定叙事的视角是叙事者还是故事人物。本节的重点是对现在时态在叙事中的特殊指示作用的论述：Black 指出现在时态能够指示视角的转换、暗示叙事和事件的同时性、增强读者的兴趣与参与、制造叙事悬念等。

第二章 语用学理论

本章介绍了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和有趣原则在文学话语解读中的应用。2.2 和 2.3 节从多部文学作品中举例说明了什么是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以及五类言语行为（陈述类、表达类、指令类、承诺类和宣告类）。但是在这些举例之后，Black 指出，由于言语行为理论不能清晰地阐明文学语言的工作方式，也不能说明文学语言如何达到交际效果，言语行为理论好像对文学文本（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的解读帮助不大。就会话含义理论而言，2.4 至 2.7 节在评述 Cook 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合作原则及其准则在文学话语的不同层次上发挥不同的作用，违反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会产生两个层次的含义：角色与角色间交际的含义、叙事者与读者间交际的含义。Black 认为，角色与角色间交际如同真实生活会话一样需要运用合作原则，而叙事者与读者间交际的含义主要指叙事者违反合作原则，促使读者从中解读出深层的含义。例如，叙事者常用的隐喻和反讽修辞手法违反了质准则和方式准则，读者会根据叙事者

提供的其他信息去进一步解读作品。总之，任何偏离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行为都可以帮助或能够指导读者理解文学作品。

本章 2.8 节还提到了 Leech 的有趣原则 (interest principle)，认为这条原则能够解释很多日常话语和文学语言的特征，比如曲言 (litote)、夸张、反讽和隐喻等。

第三章 语篇标识

本章介绍了语篇标识 (signpost) 的作用，即叙事语篇的组织方式如何引导读者解读语篇。与语篇中的句法和词汇不同，语篇标识表达语篇的宏观意义，指示叙事的深层结构。本章首先介绍了图式 (schema) 与体裁 (genre) 的基本概念，认为体裁是一种图式，表征了读者的先前经验和已有知识结构，并指出读者的体裁知识是语篇标识，能够帮助读者从语言使用中预知叙事的发展脉络，从而为语篇理解提供线索，相应地，读者如果不了解体裁，就不能充分理解作者的意图。接着，本章在 3.5 节从 Labov 叙事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语篇标识。复杂叙事的结构包括点题 (故事的简要概况)、指向 (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进展 (故事发展)、结局 (故事冲突结果)、回应 (回应主题)、评议 (叙事者的态度与立场)。评议手段又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类，外在评议手段指叙述者在叙事尤其第一人称叙事中插入表明所描述事件的重要性，内在评议手段包括否定句、时态转换、情态动词、自我提问、隐喻使用、叙述者转换及互文性等。这些手段都指示了文本的文化语境，帮助读者获得文学话语的意义。随后，本章在 3.6 节又从 Genette 时间顺序组织理论的角度探析了语篇标识，指出读者可依据时间顺序理论在叙事顺序、时长差异、频率变化三个维度来建构叙事语篇的意义。例如，故事顺序的重置作为评议手段，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或许能够起到加强读者与故事的联系的效果。再如改变叙事方式，制造悬念或者谜局，强调叙事的某个特征，都是为了引导读者解读其中的含义。最后，Black 指出从语用学和格莱斯的框架来看，所有语篇标识都服务于意义解读。

第四章 叙述声音

叙事话语 (fictional discourse) 与日常语言使用 (ordinary language use) 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Black 2006: 6, 16,

88)。但是就交际而言，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同质的；因为如 Leech & Short (2007: 207, 211) 所示，它们都包括信息的发出者 (addresser)、信息的接收者 (addressee) 和信息 (message) 的传递。以此为参照，叙事话语与日常语言使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叙事话语涉及的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存在着多个层次，并且有多种方式对信息进行加工。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以“叙述声音”和“直接和间接引述”为题讨论作者 (author) 在这两方面的多种选择，并且以语用学理论特别是合作原则理论为框架，分析这些选择产生的文体效果。本书的第十章则以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概念为基础，分析心理叙事以及心理叙事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本部分主要介绍第四章的主要内容。

本章的分析实际上综合了 Genette (1980, 1988)、Leech & Short (1981) 和 Simpson (1993) 关于叙述声音的论述^①。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我们首先对本章提到的一些概念的背景知识进行介绍。

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提到了 Genette (如 1980) 的叙事理论，并介绍了“法布拉” (fabula) 与“休热特” (sužet) 的区分 (43-44)^②。Genette (1980) 使用的术语则是 story^③ (法语为 histoire) 和 narrative (法语为 récit)，它们可以分别翻译为“故事”和“叙事 (话语)”；Genette (1980: 227-228) 还对叙事话语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把其分为外叙事 (extradiegetic)、内叙事 (intradiegetic) 和元叙事 (metadiegetic) 三个层次。根据叙事者所处的叙事话语的层次以及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Genette (1980: 248) 最终把叙事者分为了四类：外部异故事叙事者 (extradiegetic-heterodiegetic narrator)、外部同故事叙事者 (extradiegetic-homodiegetic narrator)、内部异故事叙事者 (intradiegetic-heterodiegetic narrator) 和内部同故事叙事者 (intradiegetic-

① 根据 Simpson (1993: 30-43) 的划分，Genette 对叙述声音的分析是结构主义的 (structuralist)，而 Leech & Short 的分析则以人际关系 (interpersonal) 为取向，而他自己的研究则是对 Leech & Short (1981) 的发展。

② 有关术语的使用与翻译见赵毅衡 (2013)。

③ 在论述中，特别是在提出以故事概念为基础的复合概念时，Genette 常使用 diegesis 这一术语，如 extradiegetic narrative (外叙事话语)、intradiegetic narrative (内叙事话语) 等。

homodiegetic narrator)^①。

Genette (1980) 主要关注的是叙事者的类别，Leech & Short (1981, 2007) 则提出了一个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的多层次分类（图 1）。作者（author）和读者（reader）是第一个层次的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作者通过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与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交流信息，真实的读者在不同程度上与隐含的读者接近。第二层次的信息实质上就是 Genette (1980) 讨论的“叙事话语”，在这一层次上，叙事者（narrator）与对话者（interlocutor）直接交流。而叙事话语讲述的故事都有自己的人物（character），他们和他们交流的信息处于最下面一层，他们的言语活动可以看做是对我们日常语言使用的直接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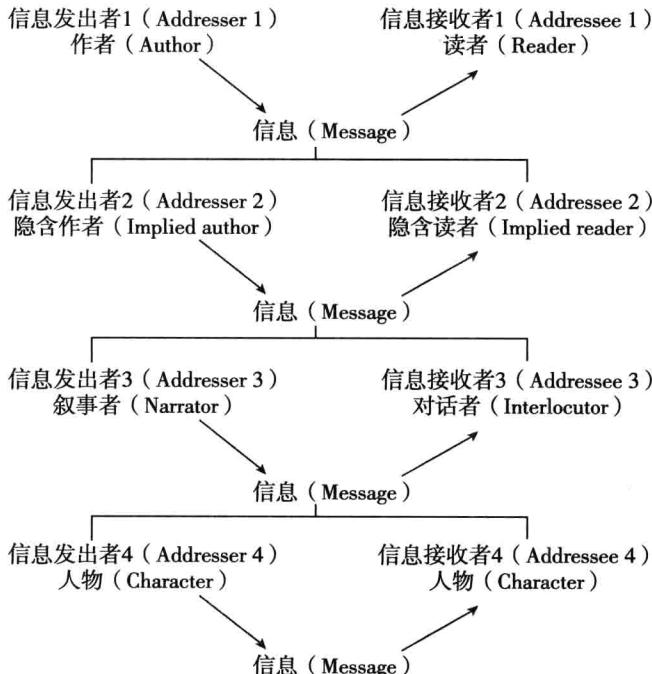


图 1 小说中的话语关系 (Leech & Short 1981: 269)

① 异叙事叙事者是指叙事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同叙事叙事者则与其相反。与元叙事话语相对应的信息发出者是故事人物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Genette (1980: 248) 没有把他们看做叙事者。

Simpson (1993) 对叙述声音的讨论考虑到了情态的成分。他 (1993: 55) 首先把叙事话语分为 A 和 B 两类。类别 A 是叙事者为故事中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同故事叙事类型；类别 B 是叙事者不是故事中人物的第三人称叙事，与上文提到的异故事叙事类别基本对应。类别 B 根据叙述声音是唯一的还是可以短暂地或者长时段地与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又可以分为叙事者式 (narratorial mode) 和人物反思式 (reflector mode) 两个类型。他认为上述三个类别的叙事话语根据在情态系统中所做选择的不同，又都可以分为积极 (positive)、中立 (neutral) 和消极 (negative) 三个次类。积极型叙事话语的特征是使用大量表达情感和评价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情态系统选择方面，义务 (deontic) 和意愿 (boulomaic) 型情态比较凸显，而认识 (epistemic) 和感知 (perception) 型情态则比较式微；消极型叙事话语，则与积极型叙事话语在情态系统方面的选择相反，认识 (epistemic) 和感知 (perception) 型情态比较强势，而义务 (deontic) 和意愿 (boulomaic) 型情态出现的较少；中立型叙事话语与其两者都不相同，它很少使用任何类型的情态表达。

本章的 4.2 和 4.3 节以及 4.4 节的介绍部分有选择地介绍了 Genette (1980)、Leech & Short (1981) 和 Simpson (1993) 的上述分类。以此为基础，4.4.1 和 4.4.2 节以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等语用学理论以及“叙事事件” (narrative instance)^① 概念为指导，讨论第一人称叙事的文体效果。Black 指出，根据合作原则，特别是质的次则，说话人要给出真实的信息。但是在 Simpson (1993) 的 A 类叙事话语的积极和消极两个类型中，叙述者往往对他人的感情状态作出断言，作出一些不符合第一人称的评论，或者使用大量的认识型情态表达自身的不确定，这些都显然与合作原则的质的次则不符；这种情况会促使读者去解读其背后蕴含的意义。不过 Black 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有时候往往并不能确定说话人是在违反合作原则，还是在有意地欺骗读者，另外这种言语的方式还可能只是说话人的个体风格。而至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动机，Black 认为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动机是为了遵循 Leech 的兴趣原则 (interest principle)，是

^① J. Lewin 在 Genette (1980) 中，使用的术语是 “narrating instance” (31, 212)。

为了讲述一个好的故事（57）。

“叙事事件”概念被认为是叙述声音（narrative voice）、叙事时间（time of the narration）和叙事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的复合体（Guillemette & Lévesque 2006），Genette（1980：31）用它来表示叙述的语境（narrating situation），借此分析影响叙事语句（narrative statement）产生的各种因素。Black在4.4.2节的讨论主要关注叙事时间。她指出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叙事者往往会有意识地标示出叙事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之间的区别；这一方面表明了故事发生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另一方面也暗含着叙事者意识到了自身的角色以及受众的存在。而这些因素都会产生语用效果，也是重要的评价手段。

4.5节是对第三人称叙事的分析，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Black认为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事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往往会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从而造成Bakhtin所称的“多声”（heteroglossia）现象。其次，Black指出我们在解读第三人称叙事话语时最基本的规则是相信叙事者所呈现的都是真的，而这条规则起源于他们对合作原则的遵守。第三，Black还指出对这类叙事话语的解读也会有很多挑战，比如当故事人物临时成为焦点时，有一些对想法的转述很难确定发出者是谁。

本章对叙述声音的分析显示了合作原则在文体分析中的重要价值，但是在章节安排方面比较混乱，且有整段的重复，比如60页的第二段与59页第二段后面的一部分完全相同。

第五章 直接和间接引述

在本章的分析中，Black用discourse来概指对言语和想法的引述（speech representation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这里我们把direct and indirect discourse翻译为“直接和间接引述”。Black在5.2节首先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个人方言”（idiolect）概念，指出作者可以通过人物的言语刻画人物的形象，因为言语可以显示出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也可以表现出说话人与其他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等；并且通过操纵故事人物的语言与自己的言语标准是否一致，作者还可以告诉读者故事人物与自己在重大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是否持有相同的观点。

从章节安排上来看，Black 似乎把“个人方言”概念作为后面分析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直接引述（direct discourse）、自由直接引述（free direct discourse）、间接引述（indirect discourse）、自由间接引述（free indirect discourse）和言语/思维行为的叙事表述^①这五类引述或者表述中，其实只有直接引述中的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述中的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述中的自由间接引语有这样的语用效果，因为只有在这几种引述中说话人的言语和言语的特征才能够被保留下来。在 5.3.2 节，Black 对直接引述（其实她分析的主要是直接引语）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她指出小说家一般只在引述重要的话语时才使用直接引语。除了通过例子展示直接引述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她在本节还讨论了直接引述的一种特殊用法：话语的发出者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她指出这种用法使得表达的观点更为直接，能够增强感染力。

本章讨论的五类引述或者表述可以按照叙事者参与程度的强弱进行排列（参考 Leech & Short 1981: 324, 344），Black 对它们的分析大致遵循了由弱到强的顺序。5.3.1 节讨论的自由直接引述基本上不受叙事者的控制；这类引述理论上讲没有引述动词，也没有引号，但是在实际分析当中，大家往往接受引述动词的出现。这类引述虽然会给读者的解读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它基本记录了人物的原话，能够如同直接引述一样塑造人物形象。

5.3.2 讨论的直接引语所受叙事者的控制略微增强，5.3.4 讨论的自由间接引述已经有了叙事者的加工，所受叙事者的控制更加强烈。这类引述往往需要对动词时态进行倒移（back-shift），需要变化人称代词，但是其他的指示语依然以说话人为参照点。Black 指出这类引述实际上是叙事者和故事人物两者声音的融合，这种复合话语（hybrid discourse）使文本变得更加复杂，并且能够带来潜在的反讽效果；这种引述保留下来的个人话语特征具有类似于直接引述的语用效果。

在间接引述中，动词需要倒移，所有的指示语都要变化成对应的远指，话语的内容也往往是叙事者归纳概括的结果；所以在该类

^① 本书中对应的英文为 narrator's report of speech/thought act，而 Black 宣称的她参考的 Leech & Short (1981) 使用的英文是 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thought act。